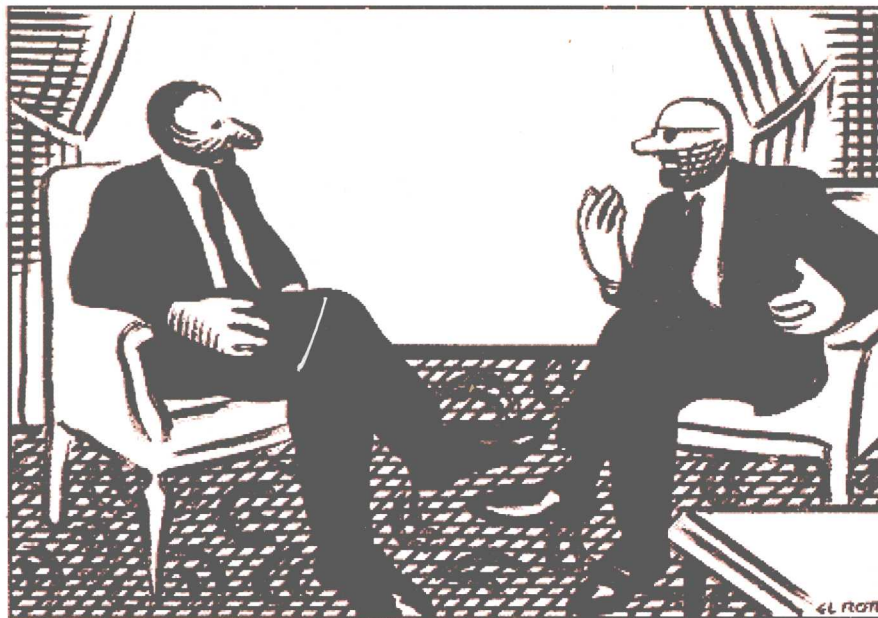


N'espérez pas vous débarrasser des livres

Umberto Eco, Jean-Claude Carrière



艾柯 & 卡里埃尔 对话录

记录欧洲最重要的两位知识分子之书斋密谈：
关于书的秘密，关于知识的真相。

别想摆脱书

让-菲利普·德·托纳克 编
吴雅凌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N'espérez pas vous débarrasser des livres

Umberto Eco, Jean-Claude Carrière

别想摆脱书

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

G 25

TP61

NESPEREZ PAS VOUS DEBARRASSER DES LIVRES

by Jean—Claude Carrière and Umberto Eco

Interviews by Jean—Philippe de Tonnac

© Grasset & Fasquelle,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09—04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法)卡里埃尔,
(意)艾柯著;吴雅凌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633—9368—8

I. 别… II. ①卡…②艾…③吴… III. 图书学—研究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400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 bbtpress. 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960mm×635mm 1/16

印张:20 字数:180 千字 插图:15 幅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这一个扼杀另一个。书籍扼杀建筑。”雨果借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¹之口说出这一名言。建筑当然不会消失，但它将丧失文化旗帜这个功能，因为文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思想化作书，只需几页纸、一点墨水和一支毛笔；两厢比较，人类的智慧放弃建筑而转至印刷，又何足怪哉？”我们的“石头砌成的圣经”²没有消失，然而，所有手抄和印刷的文本加在一处，这一“智慧的蚂蚁窝”，这一“所有想象如金色的蜜蜂带着蜜簇拥而至的蜂巢”，在中世纪末突然奇异地致使建筑丧失了地位。同样，要说电子书最终将损害印刷读物，让书籍彻底走出我们的家和我们的习惯，却也没有什么道理。电子书不会扼杀书。当初古登堡³和他的天才发明也没有立即取代莎草手稿或羊皮纸卷轴⁴的交易。实用与习惯并存，人类最喜欢的莫过于放大同一类型的各种可行性。电影扼杀绘画？电视扼杀电影？那么欢迎来到远程阅读版块，只需一个屏

1 克洛德·弗罗洛：Claude Frolo，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第五卷第二章以弗罗洛的这句谜般的话为标题，探讨了其背后的思想：“不幸，这一个将要扼杀另一个。”——本书中的注释若非特殊说明，均由译者所加。

2 指教堂。

3 古登堡：Gutenberg（约1400—1468），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最早印刷了一百八十多册《圣经》，称为“古登堡圣经”。艾柯和卡里埃尔在对话中多次谈到这一所有藏书家梦寐以求的印刷初期珍本。

4 拉丁文：volumina。

幕，我们就能进入如今全世界数字化的图书馆。

问题其实在于：屏幕阅读将给我们迄今为止翻着书页的生活带来何种改变？这些崭新的小白书将让我们赢得什么？又将让我们失去什么？陈旧的习惯，也许吧。某种神圣性——当一种文明把书置于圣坛上，书就环绕着特定的神圣性。某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独特隐私——超文本的概念必然要破坏这一隐私。“隐修”的概念——这是书籍、显然还有某些阅读行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法兰西公学的第一堂讲课上，罗歇·夏尔蒂埃¹说道：“电子革命打破话语与其物质性之间的旧有联系，从而迫使我们理性地审视一切与写作有关的行为和概念。”一些深刻的颠覆，很有可能，但我们已然从中恢复了。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与安贝托·艾柯的对话不是为了定义大规模（或非大规模）采纳电子书所可能带来的变化和扰乱的本质。他们都是珍本爱好者，收藏古籍，追踪和求索印刷初期珍本²。这些经验促使他们持有如下观点：书籍就如轮子，代表着想象秩序里的某种完美，无法超越。文明发明轮子，轮子则被迫令人厌倦地³重复不休。让我们选择把书籍的产生追溯至最早的手抄件（大约公元二世纪）或最古老的莎草手稿吧，摆在我们眼前的依然是一种工具，撇开其所经历的变化，它异乎寻常地忠于自我。书籍就如某种“知

1 罗歇·夏尔蒂埃：Roger Chartier（1945—），法国历史学家。

2 Incunable：指初有印刷术时的出版物，也就是从《古登堡圣经》算起直到1500年前出版的所有书籍。正文“今天出版的每本书都是后印刷初期珍本”一章中将详细谈到这个概念。

3 拉丁文：ad nauseam。

识或想象的轮子”，任何得到宣告或遭到质疑的技术革命都不能停止它的转动。这一点一经确认，真正的对话也得以展开。

书籍做好了技术革命的准备。可是，书是什么？我们架子上的书，全世界图书馆的书，包含人类自书写以来所积累的知识与梦想的书，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这场以书展开的精神奥德赛？书朝向我们举起了哪面镜子？单单审视这一产业的泡沫，也就是文学共见赖以成立的各种杰作，我们是否忠于书籍的根本功能，即妥善保管那些受遗忘威胁，随时可能消失的东西？再不然，我们是否应该审视数量充沛的书写所具有的令人惊讶的贫乏特点，从而接受一个我们自己的顶不讨喜的形象？我们自身的进步使我们忘却苦难，以为自己从此永远地逃离苦难，但书籍必须是进步的象征吗？书籍究竟在对对我们说些什么？

图书馆见证了人类自身的某种最真诚的认知，正是这一见证的本质引发了上述疑问，而这些疑问又补充着另一些有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的疑问。书是否忠实反映人类天才在或多或少的灵感之下的创造？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必然引起骚乱。我们怎能不立刻想起无数书籍焚烧其中的烈火？仿佛这些书籍及其所象征的言论自由孕育了如此多的审查官，他们致力于控制书籍的使用和传播，有时还彻底没收。当有组织的摧毁不再可能时，火焰甚至把整个整个的图书馆带向沉默，仅仅出于焚烧和毁于灰烬的纯粹热情——一个个火刑堆相互催热，以形成如下说法：如此不可控的挥霍促使某种形式的调剂合法化。由此，书籍产生史与一些不断更新的不折不扣的书籍扯谈不可分。查禁、无知、愚蠢、审查、烧毁、忽略、消遣、火

灾等造成了书籍道路上不计其数的暗礁，有些还是致命的。倘若《神曲》佚失，任何档案整理和文献保存的努力将无法使它起死回生。

从这些对书籍和各种书的思考出发，我们形成本书对话所展开的两个主题，尽管其中带有各种颠覆性的冲动。这些对话分别在卡里埃尔在巴黎的家中和艾柯在蒙特彻里诺¹的家中断续进行。所谓文化，实际是一个拣选和过滤的漫长过程。各种书籍、绘画、电影、漫画、艺术品的完整收藏，要么就此保留在审查者的手中，要么从此消失在火中，或者只是为世人渐渐遗忘。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庞大遗产中，这是最佳的一部分？还是最差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言论创造的领域里，我们究竟收集了纯金块还是土罐？我们至今仍在阅读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称他们为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然而，在《诗学》这部讨论悲剧的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援引了在他看来最出色的悲剧作者，却没有提到以上三位诗人的名字。我们所遗失的是否就是最好的，比我们所保存的更能代表古希腊悲剧？从此又有谁能帮助我们解决这样的困惑？

在亚历山大图书馆，还有其他同样消失于火中的图书馆，那些付之一炬的莎草卷轴也许包含着一些蹩脚作品，一些没有品相或愚蠢不堪的作品，我们能否借助这个想法安慰自己？我们能否借助图书馆收藏的无用财富来减缓这一历史的巨大丧失，这一对我们的记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扼杀，从此满足于我们已经保存的东西，满足于靠世上所有技术武装起来的社会所竭力稳妥保存却终究无法持久的东西？无论我们如何坚持让历史说话，我们在图书馆、博物馆、

1 蒙特彻里诺：Monte Cerignone，意大利城市。

电影资料室里只能找到那些时间没有或无法销毁的作品。从此我们意识到，在一切均被遗忘之后，文化只能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东西。

然而，在这个对话过程中，最让人愉快的也许还在于对愚蠢致敬，愚蠢默默守候着人类巨大而固执的劳作，绝不为偶尔的专断而自咎。艾柯和卡里埃尔，一位是符号学家，一位是编剧，这两位藏书家、爱书人的相遇，意义便在于此。艾柯收藏了一系列有关人类的虚假和错误的极其珍贵的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品权衡着任何建立真实理论的倾向。他解释道：

人类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造物。他发现火，建就城市，创作美妙诗篇，解释世界，发明神话形象，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他从未停止与同类战争，犯下错误，破坏环境，等等。在高度心智与低级愚事之间的权衡，最终形成某种近乎不好不坏的结果。因此，我们决定谈论愚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同时在向人类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书籍既要如实反映追寻更好的人类的憧憬和天赋，也必然要传递这种过度的敬意，这种可鄙性。因此，我们也不要指望摆脱这些欺骗的、错误的书籍，这些从我们可靠的眼光来看甚至是完全愚蠢的书籍。它们将如忠实的影子，追随我们直到最后一刻，毫不撒谎地讲述我们曾经所是，尤其我们现在所是——热情、固执但确实毫无顾忌的探索者（chercheur）。当谬误仅仅属于那些探索并犯错的人时，谬误就是人性的。每一道得到解答的方程

式，每一种得到证明的假设，每一篇得到改造的论文，每一个得到分享的观点。在到达这些以前，有多少道路通向绝境？在最终超越自身辛劳的卑劣性的人类身上，这些书唤醒了梦想，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玷污了人类，使之黯淡。

作为著名电影编剧、戏剧家和评论家，卡里埃尔对愚蠢这一不为人知的纪念碑表现了毫不逊色的关注。在他看来，人们对愚蠢的探寻还不够充分。他曾以“愚蠢”为题撰写过一本书，此书经得持续再版：

六十年代，我和居伊·贝什泰尔¹在写《愚蠢辞典》时曾自问道：为什么只关注智力、杰作和精神丰碑的历史？在我们看来，福楼拜所珍视的愚蠢要普遍得多，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更丰富多产，更具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公正。

对愚蠢的关注，使卡里埃尔完全理解艾柯，理解他在收集这一误导人类炽热而盲目的激情最明显的证据时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我们可以在谬误和愚蠢之间辨识某种联系，甚至是某种秘密的同谋关系，几个世纪以来，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挫败这样的关系。然而，就读者而言，最令人惊讶的却在于，在《愚蠢辞典》和《虚假战争》的两位作者的提问之间，存在着某种感同身受的默契，这一点在对话中时时得到映现。

1 居伊·贝什泰尔：Guy Bechtel，法国作家，这里提到的书是《愚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 bêtise*）。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和安贝托·艾柯作为这些探索过程中的意外事件的饶有兴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深信我们若要对人类的奇遇有所领悟，将不仅通过人类的辉煌，也将通过人类的失败。在此，他们围绕记忆展开出色的即兴言谈，从各种难以弥补的失败、缺陷、遗忘和损失说起——所有这一切和我们的杰作一起成就了人类的记忆。他们津津乐道地揭示，书籍尽管遭到各种审查的迫害，最终还是得以穿过那张开的大网，这有时是好事，但有时却可能是坏事。书写的普遍数字化和新电子浏览器的使用给书籍带来极大挑战。书中对书籍的幸与不幸的揭示，有助于调和这些业已得到宣告的变化。本书对话在向古登堡印刷术致以微笑的敬意之余，也必然使所有读书人和爱书人心醉神迷。说不定它还将在那些拥有电子书的读者心里催生起怀旧乡愁，这不无可能。

让—菲利普·德·托纳克¹

1 让—菲利普·德·托纳克：Jean-Philippe de Tonnac，评论家、记者，本书的对话主持人。曾著有一部勒内·杜马尔传记、多部有关科学、文化和宗教的对话集，以及一部论死亡与不朽的科学信仰百科全书。

目 录

- 前 言 （让-菲利普·德·托纳克）
- NO. 1 书永远不死 / 001
- NO. 2 持久的载体最暂时 / 009
- NO. 3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 / 029
- NO. 4 说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 / 049
- NO. 5 被过滤者的报复 / 063
- NO. 6 今天出版的每本书都是后印刷初期珍本 / 093
- NO. 7 那些非到我们手里不可的书 / 125
- NO. 8 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归功于傻子、呆子和敌人 / 147

- NO. 9 虚妄所向无敌 / 161
- NO. 10 愚蠢颂 / 177
- NO. 11 网络，或删除忆诅咒之不可能 / 197
- NO. 12 火的查禁 / 209
- NO. 13 所有我们没读过的书 / 229
- NO. 14 圣坛的书和地狱的书 / 247
- NO. 15 人死后他的图书馆怎么办 / 275
- 译后记 网络与书籍——苏格拉底的预言 / 287

NO. 1

书永远不死

书就如勺子、斧头、轮子或剪刀。一经造出，就不可能有进一步改善。你不能把一把勺子做得更像勺子。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于实现书的用途。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以下简称“卡里埃尔”） 2008年世界经济论坛，有关未来十五年影响人类的诸种现象，某位未来展望学家在被提问时指出，有四个根本现象在他看来确定无疑。首先，原油价格上升至五百美金。第二与水有关，水将在未来成为和原油一样的可交换商品。期货市场将出现水的牌价。第三个预言是非洲必将在未来十年形成强大的经济力量，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期待。

据这位专业预言家的分析，第四个现象是书的消失。

问题在于，书的彻底消失——倘若书真会消失——是否给人类带来诸如水逐渐匮乏，或原油不可企及一样的后果。

安贝托·艾柯（以下简称“艾柯”） 书是否因网络出现而消失？我在当年写过文章，也就是在这个话题合理突显的时候。从那以后，每次有人要我发表观点，我所能做的无非重写一遍同样的文章。但没有人发现。原因首先在于，再也没有什么比已发表的东西更为人所不知；其次在于，公众舆论（至少是记者们）始终持着书必将消失的想法（要么这些记者们以为他们的读者持有这个想法），每个人都在不停歇地表述着同一个问题。

事实上，有关这个话题，可以说的东西很少。网络使我们进入字母时代。倘若我们曾自以为步入了图像文明，那么电脑又把我们引回古登堡的体系，从此人人必须阅读。阅读需要一种载体。这种载体不可能仅仅是一台电脑。在电脑上花两个小时读一本小说，你的眼睛就会肿得像网球。我在家里有一副宝丽来眼镜，专门保护长久盯住屏幕的眼睛。另外，电脑离不开电，我们不能在浴缸里用电脑读书，就连在床上侧躺着也没法用电脑。相比之下，书似乎是一种更灵活的工具。

两者必有其一：要么书始终是阅读的载体，要么存在某种与书（甚至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书）相似的东西。五百多年来，围绕书这一客体的多样化，并没有改变书的用途或结构。书就如勺子、斧头、轮子或剪刀。一经造出，就不可能有进一步改善。你不能把一把勺子做得更像勺子。打个比方，设计师们试图改善开瓶器，但收效甚微，大多数新开瓶器根本开不了瓶。菲利普·斯塔尔克¹曾经尝试在挤柠檬器上搞创新，但他的挤柠檬器（为了坚守某种纯粹的审美效果）没法过滤柠檬籽。书多方证明了自身，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比书更适于实现书的用途。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

卡里埃尔 最新的电子书似乎和印刷书形成了直接竞争。迄今

1 菲利普·斯塔尔克：Philippe Starck（1949—），巴黎人，当代设计界泰斗，据说他的设计涉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又被称为二十世纪“设计鬼才”。

已有一百六十种“阅读”¹浏览器。

艾柯 当然，一件诉讼案子的两万五千个折状若能存为电子文件，法官就能更方便地把它们带回家。在许多领域，电子书极大方便了使用。我只是在不断地向自己提一个问题：即便在技术层面上最好地满足了各种阅读需求，用电子书阅读《战争与和平》是否合宜？我们以后会知道的。无论如何，我们将会无法阅读托尔斯泰和任何印在纸上的书，原因很简单，这些书已经开始在图书馆里腐烂。伽利玛和弗兰²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大部分书均已消失。我当初写博士论文时大量参阅了吉尔森的《中世纪哲学》³，如今我甚至不能用手拿起这本书。纸页都真的碎了。当然我可以再买本新版，但我喜欢旧的这本，上面有我用各种颜色做的笔记，它们构成了我当年每一次参阅的历史。

让-菲利浦·德·托纳克（以下简称“托纳克”） 随着新的载体越来越较好地满足随时随地阅读的需求和舒适度——不论百科全书还是在线小说，为什么不能想象人们将慢慢疏远作为传统形式的书这一客体？

艾柯 一切皆有可能发生。书在未来将只吸引一小部分爱好

1 英文：Reader。

2 伽利玛（Gallimard）和弗兰（Vrin）是法国两大学术出版社。

3 吉尔森：Étienne Gilson（1884—1978），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中世纪哲学》（*La Philosophie au Moyen Age*）是他的代表作之一。